

感性系列

另一个天空

Spring in Mood

乔楚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感性系列

另一个天空

台湾◎乔楚 著

另一个天空

台湾·乔楚·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6 印张 150 千字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ISBN 7-80599-471-4/I·124

定价:9.80 元

1

由于社会科技的进步,传播事业在日常生活中,已经成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媒体。而电视更成为家家必备的新闻知识来源。

电视台为了争取“收视率”,更是挖空心思,针对幼童、青少年、成人甚至老年人等,制作各种新闻性、知识性、启发性和娱乐性节目;而“枕边夜语”便是为妇女们专门制作的婚姻天地。

节目是由名主持人——邓萍,一手囊括设计、企划,甚至于主持。由她亲自现身说法,实际说出她结婚三年多来的种种经历,为一些快做新娘子、或已婚不久的妇女们解决难题,提供各种生活情趣。

除了在电视台录制节目,报章杂志上也辟有她的专栏。“枕边夜语”一时间成了叫好又叫座的节目。邓萍更成了万人瞩目的焦点人物,亦是电视台的新宠儿。年方二十六岁的她,事业、家庭两得意,真不知羡慕多少妇女朋友。

电视台甚且拨出忙碌的摄影棚,给予她充裕的时间运用,对于观众的来函,更是妥善处理,每封必定交

到她的手中,由她看情况在电视上回答,或者在报章杂志上做书面的回覆。

“对不起,我来晚了。”邓萍在大伙儿的等待中,姗姗来迟,脸上尽是歉意的微笑。

“时间还早,你先将这些信件看一下。”导播笑脸盈盈的将一叠信函递给她:“等会儿挑几封回答。”

“好。”

邓萍悠然的走到摄影机前,在固定的位置坐定,快速的看了几封来信,化妆师趋前为她补了补妆,灯光届时打亮,只见她身上服饰,将她衬托得愈发高雅、端庄。

导播在工作同仁各就各位后,开始倒数计秒:“五一四—三—二—一”一个手势顺势挥下。

“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,谢谢你们再次收看‘枕边夜语’。”邓萍熟稔而亲切的向摄影机点了个头,微笑的眨着明亮的大眼。

“有人常问我,要如何对待自己的丈夫,比较能够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?”邓萍不急不徐,用着轻柔的语调说:“我认为不要故意造作,只要在他疲惫时候,替他泡杯茶、捶捶背让他舒服一下;或者在他情绪不佳的时候,聆听他一些不悦的牢骚,再适当的安慰一下……。总之,让自己的身份在不同的时间里,适时的以妻子、朋友、母亲、老师……等不同角色来做变换。另外,值得整天待在家中的妇女朋友们注意的一点,就是自己的仪容举止。”邓萍郑重的呼吁:“不要认为足不出户,就不需要打扮自己。想想看,丈夫起床时看你一身睡衣,回家后看的还是一身睡衣,他是不是宁可在路上

多看其他美女一眼呢？”

邓萍莞尔的笑了笑，又说：“如果你们嫌头发难整理，不如把它剪了，就像我一样，落得清爽自在。”

在摄影机前的邓萍，永远表现得落落大方，又具亲和力和力，总是将大问题化成小问题，将小问题化解成没有问题，让电视机前的观众，把看她的节目视为上等的享受，更成为妇女们的精神寄托。

“最后是一位林太太来信，问及丈夫在外头有了‘外遇’，该怎么办？”邓萍以严肃谨慎的态度回答：“通常一位长期依赖丈夫的妻子，一遇到这种问题，总是慌乱得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害怕会在一瞬间断了生计。但只要稍微冷静下来，仔细想想问题的症结，再对症下药，你的婚姻还是会有一线曙光。”

“好，太好了。”导播喜孜孜的叫停。

原本静肃的摄影棚，一下子又是人来人往，又是搬动机器，又是转移灯光……。

邓萍在走向导播的同时，也看到站在远处的老朋友。

“嗨！卫如嫣”邓萍挥手打着招呼。

只见一位穿着时髦，披散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女人，一脸微笑的走过来。

“我今天没接通告，特地来探你的班。”如嫣亲切的挽住她的手。“我知道你今天录完影就没事，咱们去逛街、聊聊天。”

“好啊，反正仲麟出差去了。”邓萍兴匆匆的往前走，随即回头说：“导播，对不起，我有事先走了，如果有

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好。”导播回应。

由于一次劳军活动，卫如嫣和邓萍同台而结识，往后二人经常相互探班，偶尔也小聚几回。

“怎么？唐先生不在，你这唐太太一点也不挂念？”如嫣故意调侃：“小心他给别的女人追跑了，看你到时候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个你放心，仲麟和我有约定，不管有多忙，一星期里，至少要四天在家陪我一块吃饭。”邓萍有点引以为傲的说：“倒是你，还不快跟你男朋友结婚。”

“原来你是有恃无恐，怪不得能在电视上说教。”如嫣举止间流露出一股妩媚说：“现在我和电视台还有约，这期间不能论及婚嫁，而且还要维持一点形象。”

“你唱片公司简直把你当成摇钱树。”邓萍戏谑地说：“小心把自己弄成了老处女。”

“别光说我，你自己不也是电视台的摇钱树？”如嫣笑着指了指她：“倒是你可别冷落了您先生才好。”

“仲麟忙他的事业就够他头大了，才不会嫌我冷落他。”邓萍一边说，一边流露出幸福的神采。

“说真的，我真羡慕你有这么美好的婚姻。”如嫣一幅神往之情。

“所以喽，赶快结婚。”

“我一结婚就要退出演艺圈，所以还要努力多赚点钱才行。”如嫣走到自己的跑车旁，开了车门。

“小姐，别不知足，有了车子、房子，你还要钱做什么？”邓萍也打开车门，坐了进去。“可别成了守财奴，

只抱着钱睡觉。”

“少胡扯了，我哪有那么好命。”如嫣关上车门，稳健的握着驾驶盘，将车发动。“说真的，结婚真的那么好？你一点都没有后悔被婚姻束缚？”

“后悔？”邓萍认真的说：“我早就后悔了，后悔没有早点嫁给他。”

原先有点吃惊的卫如嫣，听完这一席话后，白了邓萍一眼，又专心朝前看。

“常跟你在一起，我都开始向往婚姻生活了。”如嫣似真似假的说：“要是这种心态被唱片公司老板知道，他一定要和我来一段长谈。”

“我看不是跟你谈，而是跟我谈。”邓萍颇有自知之明。“是我灌输婚姻观念给你的。”

卫如嫣稍稍看了她一眼，二人同时抿嘴而笑，两人的友情也在此时此刻流露出来。

“对了，你的个人演唱会筹备得如何？”邓萍极为关切。

“可能要延后几个月。”如嫣想了会儿说：“我在餐厅的秀约，一直没法子抽身。”

“你的经纪人和唱片公司，怎么把你的档期排这么紧？”邓萍狐疑的看着她。

“前后有几家唱片公司跟我接头，希望我和这家唱片公司年约到期时，能跳槽到他们公司。”如嫣浅浅一笑：“老东家知道了，当然是看紧一点喽。”

“你也不用埋怨，反正你的荷包也鼓得涨涨的。”邓萍安慰地说：“我也同样会有这种困扰，别想太多，给自

己找麻烦。”

两人同样处于复杂的演艺圈中，圈内种种明争暗斗之事，她们比一般人都清楚，也不需明说，纷纷有着把握时机的念头。

“那天我叫仲麟陪我一块去捧捧你的场。”邓萍叮咛说：“演唱会的日期定了以后，别忘了通知一声。”

“放心，我一定请你们夫妇前来批评指教。”

“现在去我家好了，咱们一块儿下厨弄点好吃的。”邓萍兴致勃勃的提议。

“嗯！”

她们二人先去超级市场，手牵手东挑西选，自顾自的说着话，倒是四周的人们，一眼便认出她们。两个当红的歌星和节目主持人，一同携手买菜，倒是少见的事；虽然她们也是人，需要正常的饮食，但是人们不会想到这一点，只会好奇的多看两眼。

偶尔她们俩也会对旁人亲切的微笑，接着而来的不外乎是签名留念了。

回到家，二人都有种虚脱的感觉，简直是狼狈的逃回来。

“有时候还真想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好好的玩一阵子，让自己轻松轻松。”如嫣将东西放在餐桌上，长长吁了一口气。

“这还不容易，我们排定一个空档出国渡假，好好疯它一个星期。”

“那你先生怎么办？”

“一道去喽。”

“你们两人恩恩爱爱，我才不想当电灯泡。”

“约你男朋友一块儿去嘛。”

如嫣嘟翘着嘴。“感觉不对。”

“你还真挑剔。”

“没法子，记者大爷们太厉害，我不想去冒险。”

“那么就赶快结婚。”邓萍不厌其烦的说：“这样就可以去渡个舒舒服服的蜜月。”

“算了吧。”如嫣走到音响旁，熟稔的开启音响，轻音乐一时在屋中缭绕。

“我可是——”

邓萍话未说完，电话铃声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！找哪位？”如嫣趋前到客厅接电话。

“邓萍吗？你快回电台来，有人找你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大概是你的观众，好像是婚姻上有点挫折。”

“严重吗？”

“看她有点异常，像是吃了安眠药。”

“那你们先把她送去医院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挂了电话，邓萍匆匆拿起皮包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有个妇人想不开，服了安眠药后去找我。”邓萍急着出门。

“吃了药后去找你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”如嫣好奇而又不解的说：“我送你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去一会儿马上回来，自己开车方便得很。”

“开我的车好了。”如嫣将钥匙抛给她。

邓萍接了钥匙，手一挥，人便火速的出门。

从主持“枕边夜语”以来，不少的妇女或是写信，或是打电话，多多少少都是诉说自己婚姻的不幸，而来求助于她，希望能有一线生机，能够挽回自己不幸的婚姻。

邓萍当然义不容辞，为那些需要她帮助的妇女伸出有力的援手。她总是细细的倾听她们的遭遇，针对问题的症结予以解决。当然，其中挽回了许多濒于破碎的家庭，她自己也为此感到欣慰。

虽说太多的琐事占据了自己太多时间，但结婚至今，似乎还不曾有过太大的妨碍。仲麟一早仍旧高高兴兴的上班，因此自己也不愿给自己太多的烦恼。

倒是那位未曾谋面的妇女，何以要服安眠药？何以这般轻生？她的丈夫是个什么样子的男人？

种种问题，已经机械化的在她的脑中运作，她必须用极佳的态度去面对那位厌世的妇女，好激发她再生的勇气，以便面对她的婚姻。

红灯亮了。

邓萍将车子停下来，自己照了照后照镜，镜中的她，年轻而富朝气，俏丽的短发，明亮的眼眸，削尖的下巴，样样都显示出她诱人的理智和智慧。

她对着镜子极有自信的笑了笑。

绿灯亮了。

她连忙将车子发动，朝电视台的方向开去。



卫如嫣常来邓萍家,对室内的环境相当熟悉,客厅里摆着豪华的家具,给人一种古典的浪漫气息。不用说,那一定是邓萍的构思,虽说她平常都在电视台忙着,但是家中依然整理得一尘不染,令卫如嫣打心眼里佩服。

邓萍匆匆出门,卫如嫣索性动手处理买回来的菜。手忙碌着期间,仍不忘轻轻的哼着自己的歌。

客厅的电话声,此刻再度响起。

卫如嫣把手抹干净,忙从厨房里跑出来接电话。

“喂!”

“如嫣,对不起,我可能一时间没法子回去,只好委屈你一个人用餐了。”

“萍姊,没关系,我一个人好解决,倒是那位观众情形怎么样了?”

“我也不清楚,还在急诊室里,对了,你可别忘了晚上的‘秀’,今天你先开我的车好了。”

“好,办完事快回来,我留点拿手菜给你做消夜。”

“谢啦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二人在电话中,仍不忘关心对方的事。挂下电话,卫如嫣有种安适的感觉,不像方才那般将一颗心悬在半空中。

为了慰劳邓萍的辛苦,她决定做两样菜让邓萍尝尝;一想至此,卫如嫣一溜烟又进了厨房。

※ ※ ※

通常唐仲麟要回家吃饭,总不忘打通电话回家,有

时提议直接上馆子吃饭,有时则带些煮好的现成菜肴,小俩口窝在一起谈天说笑,省去许多刷刷洗洗的时间。

今天,唐仲麟想给邓萍一个意外,便偷偷的开车溜回家。

厨房中,一阵油烟,外带几分闷热,如嫣索性将一头卷长的头发挽在脑后,轻轻松松的炒着菜。

唐仲麟蹑手蹑脚的进了屋里,整间屋子全没开灯,除了厨房油烟机的声响,和音响中的轻音乐外,不见任何人的踪迹。

他轻声放下手提箱,将屋内的电源总开关关掉,想趁机和邓萍玩玩,便一声不吭地穿过客厅,朝厨房进去。

屋里虽是一片漆黑,但厨房中的火光,却清清楚楚的照出一个女子在找寻东西的影子。

唐仲麟一把从她的背后紧紧的抱住她的腰,火速的在她的粉颈上,着实的吻着。

卫如嫣对突如其来的事情,吓得尖声一叫。

“啊——”她挣扎的逃出他的手臂,急急的出声高喊:“你是谁?”

“你不是小萍?”他显然也惊愣住了。

“原来是你啊。”她认出他的声音,整个恐惧的心终于放下来,大大的喘了口气。

“你——”他一时无从确知是谁,能在他家的厨房里为所欲为,却又不是他的妻子。

“我是卫如嫣,这灯……。”

“喔!对不起,我这就去开。”他仿佛知道她是谁,

却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她会在这儿，而他的妻子却不在。

整个屋子的电源被重新开启，客厅的灯也被开启。

卫如嫣她早已站在厨房门口。

“是这样的。”她见他一脸疑惑，便开口解释：“萍姊和我一起回来，临时有事开我的车出去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他终于会意过来，但仍对方才突兀的举动无法释怀。“刚才很抱歉——我没有看清楚——认错了人——”

“也许我不该把头发挽上去。”她也有点羞涩，忙将头发放下来。

“无论如何还是怪我太冒昧。”他已经恢复了商场上的应对。

“糟了！我的菜。”她略为一笑，突然想起炉上的菜，转身奔进厨房。

唐仲麟曾看过她，总是因为时间匆忙，来不及多招呼，要不便是透过萤光幕，看她以清纯玉女的形象，唱着一首首娓娓动听的歌曲。

然而此刻眼前的她，却带着另一种的娇媚，尤其是在她放下头发的那一瞬间，发丝波动摇摆，款款动人，有种柔顺、妩媚的美，教他有种惊艳的感觉。

三十出头的他，在商场上打滚了几年，对人情世故见过不少，对此时的情景，当然不至于乱了手脚，便举步跟进了厨房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还让你到我家来下厨。”他见着水槽堆了碗盘，不禁挽起衣袖开始洗刷。

倒也不是他经常洗碗，只是想找点事情做做，不好

站着看她忙，而自己却没事般地站在一旁。

“哎呀！这些事由我来就好，你先去外面休息一下。”她看他一副深怕打破碗的模样，不禁好笑的赶着他。

“没关系，总不能让客人忙，而主人都没事做吧。”

她见他没有离去的意思，也不便多说，只是淡淡的一笑，将最后一道菜盛在盘子上。

“好了，可以开饭了。”她将菜端到饭厅的桌上。“我先走，萍姊回来时请她拨通电话给我，好吗？”

“一道吃嘛。”他客套的留她。

“不了，晚上我还有‘秀’。”她淡淡的笑说。

“还早嘛。”他拦住她说：“吃完了我送你去，你的车被小萍开走，我总要送送你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她不再推辞：“谢谢你。”

二人仿佛像对小夫妻，一起坐在餐桌前面对面的吃饭，谈着琐碎的事。

“奇怪，小萍自己有车，怎么会开你的车？”他挟着菜说：“还让你煮了这一餐。”

“这没什么，只要你不嫌难吃就是给我面子了。”她微抬头看着他。

他留着西装头，只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，整个肩膀宽而厚实，一张极为英俊的脸，给人极绅士的味道和成熟稳重的感觉。

“你的菜煮得好极了。”他衷心的赞许着。

“这都是萍姊教我的。”她泛起一种微微的羞涩。“车则是我让她开去的，赶时间的缘故。”

“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“一个观众可能是婚姻出了点问题，一时间想不开服了安眠药，跑去电视台找萍姊。”她清楚简短的解释。

“唉！现代婚姻关系，实在越来越难维系。”他感慨的叹息着。

“不会啊。”她倒是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。“萍姊不就把婚姻维系得很好吗？你们这种标准夫妻就是最好的榜样。”

“我们是忙得没有时间吵架。”他笑着咽下一口饭。

“这么说来，还是夫妇一起上班比较不会有问题喽？”

“那倒也不尽然，先生下班后，总是希望回家能看见太太。如果都上班，这种情况难免不能如愿。”他仔细的分析。“就像刚才一样。”

一提到方才的事，她的脸颊染上一片嫣红。虽然在演艺圈中，看多了大大小小的场面，但是对于突发状况，以及男性气息的拥吻，仍旧令她心跳不已。

“你在生萍姊的气？”她半侧着眼，盯着他看。

“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太唐突。”他欣然露出歉意的笑：“请你别介意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她问：“倒是萍姊没交代你要回家吃饭。”

“通常会打电话给她。”他笑着说：“今天本想给她一点意外的惊喜，没想到会那么不巧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她淡淡的回了句，心中略有所思的低着头吃饭。

“别光吃饭，尝尝你自己的手艺。”他边说边替她挟菜。

“不要客套，我吃不了那么多。”她显得有点局促。

“我知道你们怕胖，真吃不下就吃菜好了。”他半哄半开玩笑的说：“这么多好吃的菜，没吃完太可惜。”

她看着他诚挚的眼光，毫无半点言不由衷，对于她的手艺，一点也不做作的赞许，心中有种无法言喻的感觉，那是纯熟的舞台经验和观众热烈的掌声所无法取代的。

卫如嫣在不知不觉中迷惘，不太能确信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是金钱财富或是虚假的社会地位，还是易变的诱人爱情，或者该说是那一生一世的依靠……

“怎么不吃了？”他搁下碗，十分关切的说：“真吃不下就别勉强。”

“我得赶去作秀了。”她回过神来。

“让我送你一程。”他匆匆将碗中那口饭扒入口中。

也不知怎么地，卫如嫣就爱这儿的气氛，心甘情愿的替他们收拾碗盘，擦拭桌椅。

“放着吧，小萍回来会洗。”他显然十分的不习惯。

“一会儿的工夫，不必麻烦萍姊。”她俐落的洗着碗，一脸理所当然的笑意。

唐仲麟看过许多演艺圈内的人，也有不少人来家里吃过饭，总是吃完了便退到客厅，继续着餐桌上未谈完的话题，余留着杯盘狼藉的餐桌，让邓萍一个人收拾，当然免不了了一番刷刷洗洗。有时他于心不忍，也会提议大伙儿一道出去吃。